

湖头条

刨树根

潘新日

全福扛着刨锄喊我时,我正趴在桌子上吸流吸流地喝着稀饭,那家伙的刨锄是新的,刚开了口,明晃晃的,不像我们家的那把,早被磨得只剩下一小截了,更不用说钢口了。我匆忙喝完稀饭,开始找刨锄和铁锹,姐姐唧唧嘴,示意我到门后找,我知道姐姐不能张口说话,张开嘴,嘴里的稀饭就会洒出来。

初冬的早晨天气有点冷,刚打的霜,全福的新棉袄挡风,觉察不到,我却冻得直哆嗦,想掩紧破棉袄可扣子全掉完了,只能掖掖,然后,到草垛揪一条草绳往腰里一勒,便暖和多了。全福吃吃地笑,说我像个要饭的似的,我说,不管那么多,这样腰里不钻风了。

南坡的大塘埂有许多树根露着,树都是秋天砍掉的,已经当作领条和门板盖成了房子,树根大大小小地按照栽的样子排列着,看不清,极像一个个倒扣的大相棋。有些树根已被别人刨去,留下一个个大土坑。

全福选了一个离地面较高的大树根,围着转了一圈,找准下锄的地方,之后,呸、呸、往手里吐了两口唾沫,狠命地刨开了。我找了好几个都不满意,全福说,刨树根千万不要刨贴在地面的那

些,难刨不说,材禾也少。但我知道,大人们放树,一般都是贴着地面钜的,好钜,也不浪费材料。

连桂也扛着锄头来了,他远远就看到了塘边的一个大树根,一屁股坐在上面,算是霸了,只是抢先了我几步,我也瞄上了那个树根,也看到了。我说,是我先看到的,我来的早,已找了一大会了。连桂显然不同意我的话,红着眼睛和我较上了劲。

我去拉连桂,想把他拽起来,连桂小脸憋得通红,两只脚用力地蹬着地面,身体拼命地向下蹲,任凭我怎样使劲,就是不起来,我们俩僵持了一阵子,我索性松开了手,连桂猝不及防,一个翻身摔到塘里。

我是用刨锄把连桂从池塘里捞上来的,连桂没有哭,他把湿衣服脱在地上,一件一件地拧干水,放在树根上晾,凡是离地面高的地方都被他占了。我害怕他冻坏,只好脱掉自己的破棉衣披在他身上,然后到别的地方找大树根去了。

刨树根需要技巧,先用铁锹挖去四周的泥土,斩断四周的根须,树越大,根扎的越多,挖起来越吃力。我的树根周边的土还没起完,全福就拉着公鸭嗓子喊我去给他

帮忙,这是不成文的规矩,谁先清完四周的泥土和根须,都要为他帮忙斩断主根,这种活一个人很难完成,通常是大家合作完成。

全福的新刨锄就是厉害,只几下就把主根刨断了,我们把树根抬到地面,又各自忙自己的去了。通常,我们刨出的树根是不运回去的,都堆在塘埂上风干,大人们再把它劈成材,运到城里卖,或下大雪的时候取暖。

每个冬天,全福家卖的钱都比我们多,一是他比我们有力气,二是他家的刨锄快,干起来省力。城里那几家炸油条,开饭店的都爱要我们刨的树根,不比树枝放进去冒股烟就没了,树根耐烧,碳火也旺。

我们家的树根卖的最远,是南城做胡辣汤的老筒,别人嫌远不愿送,父亲不嫌远,自己送了,好几次还带上我,老筒看看我,夸我能干,称好付完钱,还专门送我和父亲一人一碗胡辣汤,他家的胡辣汤正宗,生意好,味道特别,我至今都留念那冒着热气,喷喷香的胡辣汤。

大雪封门的时候,那些不好卖的树根就派上了用场,一圈子的人伸着手烤火,火里烧着茶,烤着红薯,农家的日子就这么红火着,温暖着。

诗品时空

不要辜负一场久违的大雪

罗耀和

这场雪在冬至的门口,潜伏很久  
只是人们不相信它的存在  
不相信它真的如期而来  
它久违的容颜  
让人们淡忘了它的脾气和性格  
它漫不经心的脚步,像个老情人去约会  
踩着黄昏的节奏,姗姗而来  
它落在山谷、河流、田园、道路、村舍  
它覆盖所有能覆盖的一切  
它改变所有能改变的颜色  
它用轻柔的语言告诉你:  
“冬天,我才是真正的主宰”  
它让软软的风变成了割脸的铁  
它让倒立的水站直了腰板  
它封了鸟喉  
只留数株梅陪它而舞,打着节拍  
在它的面前,你铿锵的脚步也要打着趑趄  
你决意的行程,它也要玩笑似的把它更改  
它让该慢的不该慢的都缓了下来  
它让你儿时的记忆流出快乐的色彩  
它让你火塘边的老米酒散发着古朴的浓烈  
它用那只看不见的手  
一层一层抹平浮躁的世界

除夕

涂保学

这是最深的季节  
芦花、雪花、梅花开得正好  
如同昨夜梦中的你  
冷到极致,用山水取暖  
心中不止一米阳光  
扫除、焚香,路过陈年  
日子撒满一地  
那些埋在心底的话  
在北风里,有着发芽的疼  
沿半盏烛火,抵达春天

记忆深处

怀念父亲

苏水平

仿佛就是转眼间的事,父亲离逝一年了,可是父亲的身影却时常萦绕在我的脑海中。他那慈祥的目光给予我勇敢的力量,教我诚实守信、干净做人,教我肩负起了家庭重担、社会责任……每每想到这些,泪水便情不自禁沾湿眼眶。春节快到了,父亲,您在天堂还好吗?

父亲走的时候正值77岁。他的一生光明磊落、豁达耿直。干了一辈子村电工,父亲深受村民敬重和爱戴。记得那是1989年,因为一次意外的事故,父亲生病住院。村民们拿着自己都不舍得吃的鸡蛋、小土鸡排队去医院看他,那个场面和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。也就是那时候,父亲让我懂得了,只要一心一意为老乡做好事,大家都会惦念着你。

父亲的文化程度不高,但小时候经常教我读《增广贤文》,“金钱如粪土,仁义

值千金”“打虎还是亲兄弟,上阵还是父子兵”等语句启迪了我一生。

父亲是一个十分严厉的人,小时候,只要我们犯错了就要挨打,我们兄妹几个都很害怕他。不过,父亲也是个十分严谨的人,家里的大小事都有记录,他的日记和每天的帐本记录详实,看着一目了然。在我印象里,父亲还很讲究,不管去什么地方,总是衣着整洁、皮鞋锃亮。父亲朴素又节俭,衣柜里除了几套老军装外,很少添新衣服,用过的东西也都是补了又修、修了又补。

父亲性格刚强又讲原则。多少年的痛风病折磨他,有时痛得死去活来,但他在我们面前从不表露,虽然一辈子积蓄不多,但他从不向我们兄妹要钱,不给我们添负担。父亲的一生都在为儿女操心,是我们后辈人永远学习的典范!

闲情拾趣

别跟野鸭比清闲

黄森林

一直跟友人相约,得闲一起到龙山湖去游玩,因为我们知道那里的湿地公园建设得很不错,风景很美。可是,相约美丽,成行却难,一句“得闲”,仿佛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,好像春去了冬来了,花开了花谢了,永远都没有“得闲”过。“偷得浮生半日闲”,竟然是那么遥不可及。

不曾想,龙山湖,我们终究还是去了,不过不是“得闲”,而是因为一个会议。和友人在那里不期而遇,年初的相约,竟然在年尾以这样的方式兑现。我们相视一笑,不由感慨万千。会议间隙,我们才得以“得闲”去领略一下龙山湖美丽的自然风光。

漫步在风景如画的龙山湖大堤,我们一时感到有些恍若隔世,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早已谢了春红,仿佛芳华已远,我们无问西东!不知不

觉又是一年,时间永远像龙山湖的水,在闸门前奔涌而下,再不回头。

时间的脚步总是太急,生活的节奏总是太快,尘世的琐事总是太多。我们只是漫漫人生匆匆赶路的旅人,只是岁月长河滚滚流下的泥沙。来不及等待,来不及沉醉,人生就像一个陀螺,一刻也不得停息。

人到中年,牵绊我们的事情太多太多,整天忙忙碌碌,却又好像是碌碌无为。我不知道为何孔老师会说“四十而不惑”,总觉得在“不惑之年”实在有太多的迷茫和困惑,面对事业、面对家庭、面对社会、面对生活,和别人相比,心中总会滋生出说不出的况味来,有时便会在岁月的洪荒中迷失自我。

我抬头远眺,龙山湖浩渺一片。

这时,美丽的龙山湖中,

突然冒出了一只野鸭,扑棱棱地飞起,又一个猛子钻进水里,再钻出水面,轻快地抖落身上的水珠,自得其乐,悠闲自在。我不由有些羡慕,对友人说:“我们还没有野鸭清闲自在。”

友人也在看野鸭的嬉戏,良久,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:“不要和一只野鸭比清闲,它有它的生存,你有你的使命。”

听了友人的话,我会心一笑,顿感释然。

是呀,一花一世界,一叶一菩提。花有花的芬芳,鸟有鸟的喧闹,你有你的生活,我有我的方向。别跟野鸭比清闲,也别跟蜜蜂比辛劳。自己就是自己。

我们永远在路上。路无尽头,我们便只有风雨兼程。也许,我们会错过季节、错过风景。但是,我们必须一路前行,走好自已的路,过好自已的日子。